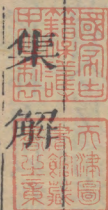




02234

論語卷之六

魏何晏



宋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朱註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

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論語卷六先進一 稽古樓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

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

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朱註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

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

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

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

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
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

從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

朱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論語

卷六 先進

二

稽古樓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尼於陳蔡者皆不及

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

朱註孔子嘗尼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

朱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悅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

論語 卷六 先進 三 稽古樓

於己 此章稱顏回之賢也

朱註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

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開去聲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

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此章歎美闕子騫之孝行也

朱註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

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

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聲

論語卷六 先進

四

稽古樓

孔曰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

言也此章美南容愼言也

朱註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

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

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

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

朱註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

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孔曰顏路家貧欲請孔子之乘車賣以作椁

朱註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

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謙辭也此并三章記顏淵死時孔子之語也

朱註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

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

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

嘗脫驂以贈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

耶葬可以無棊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

論語 卷六 先進 六 稽古樓

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

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

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

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喪去聲

包曰天喪子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

之甚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

朱註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朱註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朱註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朱註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

論語卷六先進

七 稽古樓

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

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

不聽

朱註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

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朱註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朱註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

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度反

論語

卷六

先進

八

稽古樓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

朱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

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

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

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

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
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
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問崗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鄭曰樂各盡其性

宋註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

論語

卷六 先進

九

稽古樓

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曰言子路以剛必不得以壽終

此章孔子喜四

弟子任其直性也

朱註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

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
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

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朱註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

朱註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

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論語

卷六

先進

十

稽古樓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此章

重於勞
民也

朱註

言不安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朱註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

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

朱註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

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

論語卷六 先進

十一

稽古樓

之學已進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

朱註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朱註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

朱註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

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

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論語

卷六

先進

十一

稽古樓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朱註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

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

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

朱註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

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

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

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

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論語卷六 先淮

三 稽古樓

柴也愚

愚愚直之愚

朱註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

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

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孔子魯謂曾子性遲鈍

朱註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

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

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

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

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馬曰子張之才過人其失在於邪辟文過

也

論語 卷六 先進

七 稽古樓

朱註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哆哆五旦反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哆

朱註哆粗俗也傳稱哆者謂俗論也。楊

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

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

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
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
所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
遠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朱註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
不以貧囊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
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踐迹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

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
乎論善人所行之道也

朱註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

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失言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

論語

卷六

先進

七

稽古樓

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句曰行謂賑窮救乏之事孔曰有父兄在

謂當白父兄不得自專惑謂惑其問同而
答異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
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

答異之意也

朱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

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
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

論語

卷六

先進

丈

稽古樓

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
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
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
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
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孔曰顏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曰

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此章言仁者必

有勇也

朱註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

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

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

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

論語

卷六

先進

十九

稽古樓

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

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

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朱註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

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孔曰竊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

足大乎

朱註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朱註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論語

卷六

先進

三

稽古樓

朱註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孔曰子然因貶由求遂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朱註 意二子旣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此章

明爲臣事
君之道

朱註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志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朱註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

朱註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子路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朱註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子曰孔子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論語 卷六 先進

稽古樓

窮 此章勉人學也

朱註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

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

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

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朱註

沂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

論語

卷六

先進

三

稽古樓

朱註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

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有用女者則

何以爲治

朱註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

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
音機饑音
僅比必二反下
同哂詩忍反

率爾先三人對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
閒方義方馬曰哂笑也

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

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
論語卷六 先進 音 稽古樓

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甲
小國治之而已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
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

也

朱註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并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鄭曰非曰能之者曰言也言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耳玄端衣也章甫冠也皆諸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朱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

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頰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孔子思所以對故音希舍瑟而作謂置瑟

起對撰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各言其

志謂各言已志於義無傷包曰莫春者季

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

子之門周曰吾與點者善點獨知時而不

求為政也

朱註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

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

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

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
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
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
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習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
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
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
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
矣

論語

卷六

先進

三

稽古樓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
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宋註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

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

之

宋注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宋注

會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

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論語

卷六

先進

天

稽古樓

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

不讓亦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

此章孔子乘閒

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

宋注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

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論語

卷六

先進

五

稽古樓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歸仁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由己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朱註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

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

論語

卷六

先進

三

稽古樓

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

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
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
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視聽

言動四者克己復禮之目王曰回敬事此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語必行之 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

朱註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

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

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

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

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

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

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
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
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
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子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

侯在家爲卿大夫

此章明仁在敬恕也

朱註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

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

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

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
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
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
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司馬牛問仁

朱註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朱註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

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
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

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此章言仁之難也

朱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

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

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子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朱註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

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包曰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孔子更為牛

論語

卷六

顏淵

美

稽古樓

說不憂不懼之理也

此章明君子也

朱註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

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

朱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

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朱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朱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

論語

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

禮親

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

朱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

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

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

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
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
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
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論語卷六

顏淵

三

稽古樓

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

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無此二

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此章
論人

之明
德

朱註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

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

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

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以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朱註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

兵

去上聲下同

朱註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論語

卷六

顏淵

无

稽古樓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

失信

此章貴信也

朱註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

論語

卷六

顏淵

四

稽古樓

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朱註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

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

馬追之不及

宋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

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

論語

卷六

顏淵

十一

稽古樓

子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

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

羊邪此章貴尚文章也

宋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

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

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

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

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朱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爲天下之通法

朱註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

論語

卷六

顏淵

望

稽古樓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朱註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

此章明稅法也

宋書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

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

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

論語

卷六

顏淵

星

稽古樓

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

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

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

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

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

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

之

朱註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

惡去聲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

心惑也

朱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

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

論語

卷六

顏淵

四

稽古樓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

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

非之

此章言人當有常行也

朱註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

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

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

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朱註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論語

卷六

顏淵

十一

稽古樓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

朱註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

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粟不得食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此章

明治國之政也

朱註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

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

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

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

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論語

卷六

顏淵

吳

稽古樓

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兼兩辭以定是非

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朱註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

諾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

朱註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謂

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

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謂諾

論語

卷六

顏淵

畢

稽古樓

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鄭曰猶人謂與人等王曰無訟爲善此章

言已至誠也

朱註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

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

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

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

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

之於民必以忠信此章言爲政之道

朱註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

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

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

之以此

論語

卷六

顏淵

吳

稽古樓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

重載之

朱註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

朱註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

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

朱註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

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論語 卷六 顏淵 四 稽古樓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

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

其所好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朱註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

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

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

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焉於
度反

孔子就成也康子欲多殺以止姦子善而

論語

卷六

顏淵

辛

稽古樓

民善孔子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加草以風

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此章言爲政不須刑殺但在上

自正則民化之也

朱註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

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

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朱註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朱註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朱註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論語 卷六 顏淵 五 稽古樓

朱註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

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

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

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

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必達謂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

朱註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

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

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

居其偽而不自疑必聞謂佞人黨多此章論士

行

論語 卷六 顏淵 五 稽古樓

朱註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

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

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

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

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

病在乎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

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是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

惑慝吐
得反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

子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

朱註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

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論語 卷六 顏淵

子曰善哉問

朱註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

子曰先事後得謂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此章

言修身之事也

朱註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

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
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
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
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蘧鄙近利故
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
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
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
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
於細微能辨之於早期不至於大惑矣故
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
去聲下

朱註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朱註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

論語

卷六

顏淵

善

稽古樓

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

宋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

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

論語 卷六 顏淵 堯 稽古樓

賢於之見 遍反

宋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

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孔曰富盛也

宋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 陶音遙遠

如字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

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此章明仁知

宋註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

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

論語

卷六

顏淵

五

稽古樓

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

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

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

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此章論友也

朱註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論語

卷六

顏淵

五

稽古樓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曰友以文德合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

成己之仁

此章以論友言

朱註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終

